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宋太宗本紀

——《宋史》卷四、五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二」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

爾后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

——毛澤東讀脫脫等《宋史·太宗本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
七六頁）

契丹善用誘敵深入戰，讓敵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機滅敵。

——毛澤東讀脫脫等《宋史·太宗本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
七九頁）

「二」雍熙三年敗于契丹。

——毛澤東讀脫脫等《宋史·太宗本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
八〇頁）

「三」但無能。

——毛澤東讀脫脫等《宋史·太宗本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

八〇頁）

〔四〕幽州之敗。

不擇手段，急于登臺。

——毛澤東讀脫脫等《宋史·太宗本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
八〇頁）

【解析】〔一〕

前面引述的是毛澤東讀《宋史》中《太宗本紀》一節所作的批注。北宋初年開始了歷時二十五年的宋遼之戰。其中有兩次戰鬥，北宋王朝都是長驅直入，先勝后敗的。其間原因在於契丹戰術運用得當。

繼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之后，趙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是為宋太祖。

北宋王朝雖已建立，但五代十國時期的分裂割據的局面並沒有結束，因而宋太祖上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進行統一的戰爭，消滅割據勢力。

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爭方略，按照這種方略，宋太祖在南方發動了一連串的戰爭。

經過宋太祖的努力，到他的弟弟趙光義繼位時，與宋對立的只剩下北方的契丹（遼）與西

夏。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一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繼承皇位之后，把宋太祖的統一戰爭等未竟的事業繼續進行下去。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年），宋太宗親自統率大軍討伐契丹，這是宋遼間的第一次戰爭，戰爭的焦點是爭奪幽燕十六州的控制權。

進軍幽州（即遼朝的南京幽都府，后代稱燕京，在今北京西北部一帶），把后晉石敬瑭割給遼國的幽州地區置于宋朝的統治之下，這也是宋太祖的夙願。宋太祖曾專門設置了一個封樁庫，把每年財政節余封存在這個庫里，準備蓄滿三五十萬，向契丹贖回幽州地區；如果契丹不答應，即用這些錢召募勇士，用戰爭手段奪取幽州。但宋太祖沒有來得及實施這個計劃就駕崩了。

宋太宗也把奪取幽州地區作為自己奮鬥的一個目標，在出兵北漢的時候，他就已有對遼開戰的打算。遼援北漢的軍隊被宋軍擊敗，更使宋太宗感到從遼手中奪取幽州的時機已經成熟。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年）五月，滅北漢的善后事宜一處理完畢，宋太宗就決定直接向幽州進軍。

《宋史·太宗本紀》記載：宋太宗率軍北進，沿途所到之易州、涿州、薊州等地，刺史、節度使等紛紛來降。毛澤東在這段的天頭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接着，在「帝督諸軍與契丹大戰于高粱河，敗績。甲午，班師。」這一段的天頭上，毛澤東批注：「爾后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

在幽州高梁河一戰之敗，毛澤東批評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敵手』。原因是，宋太宗率領的攻取幽州的部隊是一支疲憊之師。

宋軍已經連續對北漢作戰好幾個月，將官和士兵都已疲憊不堪。滅北漢後，宋軍人人都等着賞功休息，且大多數將領也不願意在立功未賞時就再度出征。只有個別將領認為應該趁滅北漢的破竹之勢直取幽州，不可失掉時機。宋太宗不顧當時全軍的厭戰情緒，下令出師遼國，在酷暑難耐的六月盛夏，親自率軍北征。當他的車駕從鎮州出發時，隨從六軍就有的不按時到達，軍心渙散已經暴露出來。當時宋太宗又聽從一個禁軍將領的意見，認為不應在敵未殄滅時誅遣將士。由于沒有嚴肅處罰，軍紀就更加松懈。

以疲憊之師去攻擊蓄精養銳之師，此戰必敗當不可避免。毛澤東說宋太宗『不知兵』此乃是一點。

其次，在宋軍于六月十九日進入幽州地區之後，沿途沒有遭到遼國兵將的抵抗，是一路順風，多有招降。宋太宗沒有費什麼力氣就在六月二十三日凌晨率軍抵達幽州城南。從六月二十五日起，對幽州進行圍攻。

幽州是遼的南京，也是一個軍事重鎮。遼的防守堅固，宋太宗親自督促宋將攻城，又制造了八百個炮具等在當時堪稱新式的攻城設施。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五，連攻十一天也未能把幽州城攻陷。七月初六，遼朝派耶律休哥率領的援兵抵達幽州，同宋軍在城西的高梁河展開激戰，宋軍大敗。

第二天，宋太宗連夜揮軍后撤，遼軍隨後猛追，宋軍陷入混亂，丟盔弃甲倉皇潰逃。宋太

宗脚上還中了一箭，急忙乘一輛驢車才得以逃脫。宋太宗親自決策并指揮的幽州之役，以宋軍慘敗告終。

以一支孤軍深入遠方作戰，久攻城池不下，大傷元氣，又被契丹兵兩面夾擊，陷于包圍之中，導致大敗。這是宋太宗不了解敵情、指揮部署不當、誤中契丹人誘敵深入之計的結果。所以，毛澤東說宋太宗「不知兵，非契丹敵手」。

此后，宋軍又與遼軍多次大戰，但都無功而返，慘遭敗績。其原因，正如毛澤東批語中所說：「爾后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

北宋王朝的一千人始終不明白他們敗在何處，因而未能認真吸取教訓。所以，在接下來的又一次宋遼大規模的戰爭中，宋軍再中遼兵的誘敵深入之計，再遭敗績。

太平興國七年（遼乾亨四年），遼的政局發生變化，遼景宗耶律賢病死，立十二歲的幼子耶律隆緒為皇帝，次年國號改為契丹，權力落在其母蕭太后及其寵臣韓德讓手中。宋朝一個守邊的將官就向宋太宗報告說：「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趁此機會攻取燕、薊。」宋太宗接到這個報告，也覺得是個攻取幽州的難得時機，就決定再次大舉進軍幽州地區。

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派曹彬、田重進、潘美為三個方面軍的主帥，分三路出擊。曹彬、朱信等人所率東路軍號稱十萬，由雄州出發，主攻目標是幽州，是本次對契丹開戰的主力。田重進率軍由定州向飛狐關（今河北涞源北）挺進。潘美、楊業出雁門關。宋太宗的部署是：曹彬一路先虛張聲勢，緩慢向幽州進發，吸引契丹的注意力；潘美和楊業則趁契丹把注意力集中到幽州而無暇兩顧的時機，攻取雲（今山西大同）、朔（山西朔縣）、應（山西應縣）等州。然

后同田重進合兵東下，與曹彬一路對幽州展開鉗形攻勢，攻取幽州。

三月間，三路宋軍都向遼境開拔。曹彬一路先攻取固安、新城二縣，繼而又攻占涿州，并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一路過關，極為順利。潘美的兩路軍也很快攻占了寰、朔、應、雲等州。田重進先后在飛狐南及飛狐北擊敗契丹兵，占領了飛狐和靈丘。

形勢看上去不錯。但東路宋軍主力曹彬之部雖占領了涿州，却在幽州城下受阻。宋軍孤軍深入，沒有后繼的糧草供援，這是最大缺陷。契丹鎮守南京幽州的大將是耶律休哥，此人很會用兵。他因兵少，不與曹彬所率宋軍正面交鋒。白天他屯兵幽州，堅守不戰，却在夜間派輕騎出擊，并在林莽間設伏兵斷絕宋軍糧道。曹彬因此而被迫退師雄州，以補充給養。

宋太宗見狀，却嚴厲斥責曹彬，命其急進。曹彬不得已又率軍裹帶糧草向涿州出發。這時，契丹沿途設下伏兵，宋軍遭到耶律休哥派遣的輕騎兵的襲擊，一路且戰且走。當時正是五月天氣炎熱之時，大軍所至沒有水喝，連泥漿都喝干了。在途中走了四天，到達涿州時已是困乏不堪，軍糧也快吃完了。

這時，契丹主耶律隆緒與蕭太后所率應援大軍已逼近涿州。曹彬、朱信見形勢險惡，又引軍撤退，在涿州南的岐溝關被耶律休哥的追兵擊敗。宋軍開始潰散南逃，許多宋兵在渡拒馬河時淹死在河中。曹彬、朱信一直退到易州（今河北易縣），正在沙河邊準備做飯充饑，聽說耶律休哥的追兵又到，宋軍又立即潰逃，許多人互相踐踏而死，沙河中塞滿了宋軍的尸首，河水為之斷流，宋軍丟弃的兵器和盔甲堆得像山丘一樣。

因為曹彬所率的宋軍主力遭到慘敗，其它兩路宋軍也被迫后撤，宋太宗這次三路出兵伐

遼，又以慘敗而終。

毛澤東在這段記載的天頭上批注：『契丹善用誘敵深入戰，讓敵人多占地方，然後待機滅敵。』

毛澤東在批注中，兩次稱贊契丹善于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術，批評宋太宗『不知兵』、『終不省』，不是契丹的敵手。情況也正是這樣，兩次大敗，都敗在契丹的誘敵戰術之運用上。

毛澤東的兩條批語，是側重從軍事角度來評價宋遼之間的戰爭的，對契丹『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戰術，頗為重視與欣賞。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被毛澤東視為克敵制勝的基本的戰略戰術原則。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戰術在毛澤東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運用。

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毛澤東就創造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略戰術。毛澤東用此原則領導工農紅軍，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使革命力量得到了發展和壯大。

在粉碎國民黨的第一次軍事『圍剿』時，毛澤東制定了『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方針，指揮部隊養精蓄銳，待機破敵。在當時戰前的總動員大會上，主席臺兩旁的柱子上，貼着一副十分醒目的對聯：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券

大步后撤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這種戰略戰術方針，在以後的幾次反「圍剿」中都得到了深入的運用，從而也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

也許就是因為毛澤東運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戰術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軍事勝利，所以毛澤東對歷史上凡運用此戰術取勝的戰例格外關注。就在宋遼這兩次戰爭中，毛澤東就不厭其煩地兩次作了近乎相同的批語，可見毛澤東對此一戰術的確是非常重視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常委匯報關於誘敵深入的備戰方法問題時，毛澤東隨即談起：就是要誘敵深入。我最近研究歷史，古今中外，凡是誘敵深入的，就把敵人殲滅了；凡是開始打了勝仗，興高采烈，深入敵境，就打敗仗。宋朝第二個皇帝趙光義，經過苦戰滅亡了北漢，占領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遼國打仗，深入到現在的北京附近，被敵人一個反擊，打得大敗，皇帝幾個月不知下落。以後趙宋政權同其它政權集團作戰，就是把敵人擋住，不敢讓敵人深入。劉邦也是幾次輕敵冒進，被打得大敗，差一點被敵人捉住。一次是孤軍深入平城（大同），被匈奴單于包圍三十七天，彈盡糧絕，後來用陳平之計，才沖出來。一次是深入彭城，被項羽一個反擊，幾十萬人被殲，劉邦只乘了一輛車和幾十個人突圍逃走，途中遇到自己的兒女，又因楚軍追趕，幾次把女兒推下車，夏侯嬰幾次把他們撿起來。不讓敵人打些勝仗，嘗到味道，它就不來了。這件事要經常研究才好。

從毛澤東的批語和談話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毛澤東本人對『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條戰略戰術原則的重視程度了。

【解析】〔二〕

此句是毛澤東在原文中『（雍熙三年）五月初三，曹彬之師大敗于岐溝關，收衆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一段天頭上的批語。

原文之意如前所叙，是指曹彬所率宋軍主力中了契丹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之計策，在岐溝關被遼軍打敗，導致宋朝第二次大規模進取幽州的計劃失敗。

毛澤東此批語點出了宋軍敗于契丹的時間以及這次戰役的結果，與前兩條批語相呼應。而此處的『敗』字也暗涵另一層意義。

實質上，宋軍由此次大敗，便再也沒有主動地出擊過遼國，宋太宗完全喪失了繼續對遼作戰以奪取幽州的勇氣。他命令邊境守將不要再與遼兵爭鋒，只有在遼兵深入宋境后才予以抗擊。這表明，北宋王朝已在氣勢上輸給了遼國，這就是毛澤東點出宋軍之敗『年月』的重要意旨，遼宋之間的戰爭由此成為一個轉折點，此后，是遼攻宋守，相互之間形成對峙局面。

雍熙三年夏，北宋攻取遼國的幽州戰爭失敗后，到這一年的冬天，遼統治者耶律隆緒和蕭太后利用宋軍剛從燕雲地區全綫潰退、士氣低落的時機，率大軍南下。東綫遼兵主力在瀛州的君子館（今河北河間北）殲滅宋軍數萬，乘宋朝河朔軍皆無斗志，長驅直入，攻陷了河北大部分地區。大肆縱火殺掠，西綫遼兵進攻代州，遭到宋朝代州知州張齊賢的抗擊，張齊賢在并州

主帥潘美得到宋太宗『全軍不許出戰』的密令，不來應援的情況下，率部下二千人馬奮勇抵抗，使遼兵不得不撤回。

此后，遼便不間斷地向宋朝發動進攻，最后以『澶淵之盟』北宋的屈辱求和結束了雙方十幾年的戰爭。

【解析】〔三〕

《宋史·太宗本紀》的作者元朝的脫脫在本節的最后，對宋太宗稱贊道：『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對於史學家的贊譽，毛澤東大不以為然，于是，提筆在一旁批注道：『但無能』。

毛澤東說宋太宗無能主要是指宋太宗空有削平天下、統一中國的志向，但在執政期間，却並沒有取得怎樣輝煌的戰績。

宋太宗在位時，除削平了南方吳越的割據勢力、滅了北漢之外，在對遼、對西夏的戰爭中可以說並沒有討到多少的便宜，而多年的戰爭又使國內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導致階級矛盾激化，使北宋建國不久，便爆發了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

宋太宗大有陷入四面楚歌之狀，北有遼契丹在宋兵敗后的不斷騷擾，西有李繼遷加緊進行的反宋武裝分裂，西南又有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宋太宗被弄得窮于應付，焦頭爛額。

所以，當脫脫大贊宋太宗時，毛澤東便毫不客氣地說宋太宗『無能』了。

【解析】〔四〕

這兩條批語是毛澤東針對《宋史·太宗本紀》的作者脫脫稱頌宋太宗的話而發的議論。脫脫在文中說宋太宗『欲自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沿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這幾句話是為宋太宗唱贊歌，說他如何如何的愛護百姓，仁德治國。毛澤東對此表示異議，于是，在一旁批注道：『不擇手段，急于登臺。』當脫脫再次情不自禁地發出『故帝之功德，炳炳史牒……』的贊語時，毛澤東却毫不客氣地點出了宋太宗的敗績：『幽州之敗』。

毛澤東對宋太宗的態度與史學家截然相反，得出了與史學家不同的結論與看法。

毛澤東因宋太宗在與遼的戰爭中，在幽州『不知兵』，不懂得軍事上戰略戰術的運用，因而認為宋太宗是個無能之人，又因宋太宗當年登上皇帝之位，實際是一件極不合乎情理的事，何況宋太祖無病無恙，好端端的就突然死了，所以，毛澤東挺瞧不起宋太宗，覺得他打仗不行，軍事上沒什麼見地，而在政治上又是『不擇手段，急于登臺』的角色，因而毛澤東對宋太宗的評價不高。按照毛澤東一貫堅持的對歷史人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分析、評說，宋太宗是算不得正派人物一類的，他不過是個愛搞陰謀詭計的人罷了。看來，毛澤東是認可了關於宋太祖之死的『燭影斧聲』之說，認為宋太宗是將宋太祖害死從而登上了皇帝寶座的。

宋太宗是否害死了宋太祖而自己坐了皇帝之位的，雖無真實的證據考證，但的確有很多疑點留下。

前面筆者在解析毛澤東批語『不書病，年五十』時，已分析過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之疑

點，而在宋太宗上臺后，也有兩件事值得懷疑。

一是宋太祖之子趙德昭被逼而自殺的事件。按照歷朝皇位繼承的習慣與規定，皇位傳子而不傳旁系。這樣的話，宋太祖之位理當由宋太祖的長子趙德昭繼承，但宋太祖死后的皇位却莫名其妙地由作為宋太祖之弟的趙光義繼承了。

上了臺的宋太宗（趙光義）大概是有點心虛，所以總想找機會治趙德昭一個罪。

俗語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當宋太宗在幽州被遼兵大敗，從幽州城下敗逃回來后，聽說宋軍在幽州城下潰逃時，有人以為他已死于亂軍之中，曾準備立宋太祖之子趙德昭為帝，這本是一個傳言，宋太宗聽了却火冒三丈，他不僅把兵敗的惱怒全都傾倒在趙德昭身上，而且還懷疑趙德昭有異心。所以，當趙德昭提醒他應該對將士出征北漢的戰功行賞時，他竟不加掩飾地大聲痛斥趙德昭：『待你自己做了皇帝時，再行賞未晚。』趙德昭聽到這席話，知道宋太宗已懷疑自己要篡位，已經對自己露出殺機了，就回府拔劍自刎而死。

二是宋太宗在兵敗幽州后，即將統治的重心轉向對內，宋太宗曾對周圍的大臣發表議論說：『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擾，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患不過是邊事，都可以預先防備。只是奸邪難以覺察，若為內患深必可怕，帝王合當用心于此。』

這番話表明已將對內防患當作首要國策，而宋太宗所說的奸邪，主要是指統治集團內部可能陰謀篡位奪權的人。

宋太宗在逼死趙德昭后，有人誣告其弟秦王趙光美想篡位，宋太宗不問是否屬實，便治了趙光美的罪，將他流放外地，最后，趙光美死在了流放地。他自己的三兒子趙之侃被他立為太

子后，京城有人夸獎皇太子是『少年天子』，宋太宗聽了却非常不高興，他向寇準提出了『人心急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的問題，虧得寇準趕快拜駕，說：『此社稷之福也。』皇太子的地位才得以保全，其他大臣和將領自然就更讓他放心不下了。

宋太宗何以對內部政變問題如此敏感？他總在時刻擔心和提防着有人會窺測他的皇帝之位，不能不令人懷疑，不能不令人想到他的皇帝之位是怎么得來的問題。而當年宋太祖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篡取后周的皇權，宋太宗是這次行動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因而，聯想到宋太宗上臺時的疑點，宋太祖的不明之死，以及宋太宗統治時期逼死侄子和兄弟之事，宋太宗害死宋太祖雖無確鑿的證據留下，但也難以否定宋太宗害死宋太祖的疑問。

從毛澤東的批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毫無疑問地認為宋太宗是害死了宋太祖，利用這種不擇手段的方法篡取了皇權的，因而毛澤東才對宋太宗大加貶詞，持否定態度。

【原文】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諱炁，初名匡偉，改賜光義，即位之二年，改今諱，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初，后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异香，時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甲辰也。

帝幼不群，與他兒戲，皆畏服。及長，隆準龍顏，望之知爲大人，儼如也。性嗜學，宣祖總兵淮南，破州縣，財物悉不取，第求古書遺帝，恒飭厲之，帝由是工文業，多藝能。

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爲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親征澤、潞，帝以大

內點檢留鎮，尋領泰寧軍節度使、征李重進，爲大內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征太原，改東都留守，別賜門戟，封晉王，序班宰相上。

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乙卯，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丙辰，群臣表請聽政，不許；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固請，乃許，即日移御長春殿。庚申，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先帝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盧多遜爲中書侍郎，曹彬仍樞密使，并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潘美爲宣徽南院使，內外官進秩有差。詔茶、鹽、權酷用開寶八年額。

十一月癸亥朔，帝不視朝。甲子，追冊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戊辰，罷州縣奉戶。庚午，詔諸道轉運使察州縣官吏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命諸州大索知天文術數人送闕下，匿者論死。乙亥，命權知高麗國事王佖爲高麗國王。癸未，宰相國寺。己丑，遣著作郎馮正、佐郎張玘使契丹告哀。詔文武官由譴累不齒者，有司毋得更論前過。

十二月己亥，置直舍人院。甲寅，御乾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赦，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并稱皇子，女并稱皇女。丁巳，置三司副使。戊午，契丹遣使來賻。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庚申，節度使趙普、向拱、張永德、高懷德、馮繼業、張美、劉廷讓來朝。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殯，不視朝。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戊辰，親試禮部舉人。甲戌，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丙子，幸相國寺，還御東華門。

觀燈。庚辰，閱禮部貢士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二十人，并賜出身。戊子，命邕州廣源州酋長坦坦綽農民富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辛卯，幸講武池。置江南榷茶場。

二月甲午，契丹遣使來賀即位及正旦。吳越國遣使來貢。罷南唐鐵錢。庚子，帝改名炁。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樂。乙巳，幸新鑿池，遂幸講武池，宴射玉津園。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己酉，令江南諸州鹽先通商處悉禁之。戊午，幸太平興國寺，遂幸造船務，還幸建隆觀。

三月壬戌朔，始立試銜官選限。己卯，以河陽節度使趙普爲太子少保。己丑，幸開寶寺。置威勝軍。禁江南諸州銅。許契丹互市。

夏四月辛卯，大食國遣使來貢。丁酉，契丹遣使來會葬。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

五月壬戌，河南法曹參軍高丕、伊闕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令申廷溫坐不勤事業免。癸亥，向拱、張永德、張美、劉廷讓皆罷節鎮，爲諸衛上將軍。乙丑，幸新水碓，遂幸玉津園宴射。丙寅，詔繼母殺子及婦者同殺人論。庚午，宴崇德殿，不作樂。遣辛仲甫使契丹。甲戌，以十月七日爲乾明節。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別廟。庚辰，詔作北帝宮于終南山。癸未，幸新水碓，遂宴射玉津園。

六月辛卯朔，白龍見閬州要策池中。乙卯，幸開寶寺，遂幸飛龍院，賜從官馬。是月，磁州保安等縣墨蟲生，食桑葉殆盡。潁州大水。

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以取羨余者死。癸未，鉅鹿、沙河步屈食桑參，河決滎澤、頓丘、白馬、溫縣。

閏月己亥，幸白鵲橋，臨金水河。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甲寅，詔發潭州兵擊梅山洞賊。丁巳，有司上閏年與地版籍之圖。令支郡得專奏事。

八月癸亥，黎州兩林蠻來貢。乙丑，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來朝。癸酉，以觀燈遂幸相國寺。戊寅，詔作崇聖殿。是月，陟、瀘、道、忠、壽諸州大水，鉅鹿步螭生，景城縣雹。

九月乙未，幸弓箭院，遂幸新修三館。壬寅，幸新水碓，遂幸西御園宴射。丁未，渤尼國遣使來貢，山后兩林蠻來獻馬。辛亥，幸講武臺大閱。容州初貢珠。乙卯，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惟濬來朝。丙辰，狩近郊。丁巳，吳越王遣使乞呼名，不允。是月，興州江水溢，濮州大水，汴水溢。

冬十月戊午朔，賜百官及在外將校、長吏冬服。辛酉，契丹來賀乾明節。己巳，幸京城西北，觀衛士與契丹使騎射，遂宴苑中。己巳，群臣請舉樂，表三上，從之。丙子，詔禁天文卜相等書，私習者斬。辛巳，畋近郊。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甲午，遣李濟等賀契丹正旦。丁酉，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弃市。癸丑，幸御龍弓箭直營，賜軍士錢帛有差。

十二月丁巳朔，試諸州所送天文衛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庚午，畋近郊。癸酉，詔定晉州鑿法，私煮及私販易者罪有差。辛巳，幸新水碓。高麗國王使其子元輔來賀即位。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群臣詣閭賀。庚寅，殿直霍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甲午，浚汾河。雅州西山野川路蠻來朝。戊戌，開襄、漢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廢。己亥，光祿丞